

少年之夢

# 少年之夢

版權所有

全書一冊 實售七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出版

著作者	梁溪 王岩
校閱者	梁溪 鄒璞
印刷者	洪興印刷所
代售者	各埠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一三〇號

惜陰書局

## 詩 序

手指已經撥動了琴絃！  
嘴唇已經接住了洞管！  
這些歌調已經張開翅膀，  
飛迸出我的心情，  
想到人間棲息！

野薔薇的幽香：  
香透了朝晨的田莊；  
小星眼的銀光，  
流燦於碧夜的天上；——  
不期綴上詩人之詩章！

縱使我這些歌調，  
人間沒有一個心讓彼棲息，  
却飛迸出我的心情，  
好像手指撥動的琴絃上的聲！  
好像嘴唇接住的洞管裏的音！

——1924, 7, 10, 自序於海濱。

詩 序

C. F. 女士

潤澤着萎謝的心花，  
溫暖着冰冷的心田，  
擊盪着沉寂的心海之波；

惟有

詩人之夢裏的

微笑和熱淚呵！

# 少年之夢

少年之夢

碧霞願你留個柔波在我心裏

海上之夜

再飲一杯罷

痛 飲

茵 席

海 夢

遐 想

望着你倩影而悵惘

酒店裏

遇 見

晚 睛

一束花朵

**Kun Siu Fang**

母 親 頻 來 夢 裏

舟 中

假 使 我 死 了

花 前

月 下 悲 歌

自 慰

## 少年之夢

少年，把你這青春的綺夢  
勇敢的收起而摔碎罷！  
縱使你會看見天使的翅膀；  
但天使的翅膀並不為你折斷！  
你的夢魂縱能迴繞那人的芳心，  
也難為你要埋葬你的夢魂，  
而在那人的芳心裏築個墳塋！  
你該知彩虹祇會現於天邊！  
玫瑰花的綺麗終是玫瑰花的！  
何嘗因為你心的渴望而  
彩虹墮於你的髮上！  
玫瑰花的綺麗為你所有！  
勇敢的收起而摔碎罷，  
少年，把你這青春的綺夢！

少年，把你這青春的綺夢  
勇敢的收起而摔碎罷！  
萎落之花，不會重上故枝，  
你的心早從那人的心裏跌下了！  
哦，碧海裏濤聲淒清，浪花飛濺，  
是奠你心的挽歌與吊淚；  
且天上流雲，地上綠茵，  
已為你受傷之心鋪好安適的墳塋，  
即此把你的心悄悄地埋葬着罷！  
你該知天使翅膀並不為你折斷的！  
彩虹是不會墮在你髮上的！  
玫瑰花的綺麗終是玫瑰花的！  
勇敢的收起而摔碎罷，  
少年，把你這青春的綺夢！



## 碧霞願你留個柔波在我心裏

碧霞，願你留個柔波在我心裏！  
你襟上的荷花已經香透了池塘，  
我要別你而歸我光榮的故鄉！  
此別呀，要得燕子歸去，  
雁羣嘯秋時才來——  
那時你襟上的荷花已結新蓮！  
我要和你決別了，碧霞，  
漾起你鮮綠的柔波來，  
關在我心的深處帶歸，  
讓我徘徊於寬廣的海濱上時，  
悵望着遙遙海天而啓開看看。

碧霞，留我一個影兒在你心裏罷！  
綠柳蟬鳴已經替代了黃鶯的銀喉，  
我要別你而歸我光榮的故鄉！  
此別呀 要得秋錦嶂上  
裝滿了秋的豔紅才來——  
那時已經蟬翼墮秋風！  
我要和你決別了，碧霞，  
我要我那瘦削的影兒，  
留在你的心裏，  
待他日重來，  
比較我別後的模樣！

碧霞，讓我採你在望的小花一朶！  
不是說，已經是蟬鳴，荷香，  
我要別你而歸我光榮的故鄉？  
又不是說，此別呀，要得燕去雁嘯時，  
秋錦嶂上裝滿了秋的豔紅才來——  
那時已經荷結新蓮，蟬翼墮秋風？  
我要和你決別了，碧霞，  
讓我採你那朶在望的小花帶歸罷，  
那末，你當望不見這朶小花時，  
會想見我挹着牠的清香，  
找尋我重來會你的夢境。

碧霞，收了我決別你的眼淚罷！  
已經是蟬鳴、荷香，  
我要別你而歸我光榮的故鄉！  
此別呀，要得燕去雁嘯時，  
秋錦嶂上裝滿了秋的豔紅才來——  
那時已經荷結新蓮，蟬翼墮秋風？  
我要和你決別了，碧霞，  
啊，收了我決別你的眼淚呀，  
淚是我愛別的心意，  
此後的我要橫卧海濱吟哦，  
倘踏不進重來會你的夢門！

——碧霞池濱——

碧霞池與秋錦嶂地位

蘇州南園，……秋錦嶂多植楓與槭。

## 海上之夜

——寄素絨——

雲端蒼茫冷月暗淡無光，  
我獨立海上覺得無限悵惘！  
倘冷月如鏡，能照出我心之傷創，  
你望月當也知我心之悲傷。

世界祇是一個沙漠的窮荒，  
為甚我別了你只覺寂寞無聊？  
任是那駭人的海浪滔天號噪！  
任是那襲人的天風踏海踏浪！

( 8 )      少   年   之   夢

---

陸上的沉醉終不免海上的心傷，  
更可怕海上欲醉，只是酒鐘空洞！  
不，冷淚悲傷盛以空洞酒鐘，  
且舉起對月傾飲若狂！

淚盡神傷，更摸起歸心細瞧：  
“他鄉雖好不如歸，故鄉有：  
嫩黃之水一江，擊蕩吟號！”  
我更要想你而酸淚橫流！

任友情怎樣深重一如我你一樣，  
竟也抑不下纏綿悱惻之鄉心！  
咳，世界窮荒，那知窮荒外之繡錦？  
朋友，我將由窮荒逃歸繡錦長揚！

但我總不忘你一置你於我之心上，  
冷月清明，我當記起和你小巷並行。  
我想縱使他日街石風化，小巷頽荒，  
終會有我們並行的足跡存於無形！

森海無邊，只見個個浪兒流翻，  
這紛紜意緒，要向那兒投寄？  
且密織上這一張無生之紙，  
叨綠衣之重恩使牠如蝶飛花間。



## 再飲一杯罷

——飲別文豹秉燭二兄——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時間的金冠已戴上別離的頭上；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粉蝶會倦怠花上，我們的感傷之心怎樣？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即此蟬鳴聲中，夏荷香裏，我們就要別離；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把我們深傷的離情，沈消杯底！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在酒杯裏締結個溫軟的同心之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省得在別後同是望着雲天而悵惘。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我別後的想望與夢境已經酒力毀焚，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你也莫把別後的想望與夢境獨自留存！

再飲一杯罷 朋友，再飲一杯罷，  
太陽已經隱到西天，霞光在杯底紅殷；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把杯底霞光比比我們心上的傷痕。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把我們最後一點別淚灑向最後一杯酒裏；  
再飲一杯罷，朋友，再飲一杯罷，  
把我們別之前後的傷心與愁情一併毀棄；

## 痛 飲

用我退色的嘴唇，  
喝着烈性的紅酒——  
火焰在我嘴邊飛昇；  
並將燃燒着困疲之心！

眼淚滾出了我的眼睛；  
困頓，苦思，隨着杯底消沉！  
啊，人生惟有此時使我感欣，  
我願將痛飲以了此一生！

## 茵 席

綠絨般的茵席，  
展開在藍天之下；  
我橫躺其上怡然  
學未孩之咿呀。

天上白雲瑩晶，  
慢慢搖蕩飛揚：  
宛如飛鳥輕靈，  
愉快的鼓翅翱翔。

宛如仙女秀逸，  
拖着白衣揚飄，  
搬移脚步躡蹠，  
嫵娜又窈窕。

聽水聲清妙，  
是草原裏溪流躍跳，  
載着落花無數，  
牽着溪邊的小草走過。

幾個蝴蝶優美，  
斑衣盡染花香；  
忽停在草叢裏  
柔柔小花之上。

我急翻身去撲，  
驚擾了牠們安甯；  
一個蝴蝶負傷飛行，  
到溪邊終於顛覆。

我又趕向溪邊，  
蝴蝶已躺上水面；  
翅膀微微彈動，  
看牠已是臨終。

水色如草色新鮮，  
欲染我遊衣碧綠；  
我將水染我衣角，  
却取不出綠色一點。



將水面落花一片，  
拾來銜在嘴裏；  
雖不感一點滋味，  
却覺得無限淒然。

那邊孩子歡喜，  
茵席上玩弄奔跑；  
我捧着淒然心意，  
參入他們隊裏強笑。

學不來孩子歡喜，  
更添我心意哀傷：  
已失的童年美麗，  
祇容我夢中回想。

我欲還重年夢美，  
摘一朵小花安在胸前，  
又躺上藍天下之茵席，  
仰對長天潑泣傷悲！

## 海 夢

昨夜幽瞑恍惚夢境，  
引我到故鄉的大海之濱：  
風在海上拖着輕衣飛跑；  
海伏風底撒開大口長嘯。

天邊有一隻鷗鳥飛翔，  
朶雲負載在牠的肩上；  
我心從我注視的眼中飛去，  
追逐着鷗鳥盤桓天底。

我採摘蘆葉一片，  
編成一隻精緻的小船；  
抱我幽靈在小船之上，  
搖搖的在海波上行航。

海浪打轟出的土角擦過，  
碎成細白的浪花無數；  
我尖着嘴兒向土角奔上，  
希望浪花給我一吻快暢。

在土角上向海底下望，  
瞥見我瘦影堪憐而憂傷；  
但是呀，同時却又愉快如癡：  
影呀，你得期待白月的幽魂同眠。

那邊海水緩緩爬上岸來，  
我又離開土角而奔向那里；  
在那里我祇托着我心不快，  
看海水又悠悠爬下岸去。

我憤恨的追着海水趕去，  
把雙手作樽，捧起海水傾飲；  
那時海水把嘴兒舉起，  
在我的腳上作吻輕輕。

我願葬身海裏隨流飄去，  
去尋找雪萊(Shelley)之詩魂，  
但迨我舉身向海裏跳進，  
海夢已破碎而重綴不起。

## 遐 想

我橫躺在草坡上遐想：  
母親給過我一隻夢的金杯，  
使我幾次狂飲而沉醉！  
如今我可把這金杯摔碎，  
讓夢的瓊漿飛升天上，  
幻成半規垂虹，堆在母親髮上，  
因為我已望見了海濱的母親。  
聽，天上白雲破碎時的輕響，  
不同母親腳下的海浪的歌唱？  
更那風的溫存，不又如母親的手指  
撫摸過我蓬亂的散髮，憔悴的面龐？  
啊。母親，我已望見了海濱之你，  
而且我已把一束想念的夢境，  
輕微地投消於你的心裏！

我橫躺在草坡上遐想：  
母親給我的那隻夢的金杯，  
我肯為一個人兒而摔碎；  
但我雖肯這樣向人誓戀呀，  
也終得望着碧夜天邊的碩星，  
淒淒涼涼淚濕衣襟而悲吟！  
唉，假使一日我如碩星長殞，  
縱然那個人兒因懺悔而替我淒唱挽歌，  
也終難喚醒墓下長眠之我！  
啊，歲月不住飛逝，我的生命也節節死去，  
好人，愛我！當我生命未破之先來愛我！  
但是呀，這終是我的幻想，  
我祇能把夢的金杯，  
摔碎於母親跟前！

——於博習醫院之草茵上——



## 望着你倩影而悵惘

我不敢跪在你的裙邊，  
喊着你光榮的芳名，  
再叫你一聲親愛的姊姊！  
也沒有幸福受你歡迎，  
祇挨了你咀咒的眼睛！  
啊，今朝遇你一頂小橋之上，  
望着你倩影而悵惘！

我的紅色的熱情，  
我的淒苦的酸心，  
已生強健之翅膀，  
飛出我窄狹的胸腔，  
跌倒於你香髮之上！  
啊，今朝遇你於一頂小橋之上，  
望着你倩影而悵惘！

願我熱情釀成紅酒，  
盛進你可貴的心杯；  
願我酸心磨成明珠，  
鑲上你金質的指環，  
但這是我永世妄想！  
啊，今朝遇你於一頂小橋之上，  
望着你倩影而悵惘！

我永世不能忘却的姑娘！  
我雖不會享你情愛於今生，  
但只要在我生命未破之日，  
有一個幻夢，容我愛你，  
也能了我這一段對你的相思！  
啊，今朝遇你於一頂小橋之上，  
望着你倩影而悵惘！

——端節前日——

## 酒 店 裏

搖搖燭火暗淡橙黃，  
(一樣如我酒心沉昏！)  
照出我影瘦削頹唐，  
伴我之孤獨舉杯為飲。

只要酒樽常盈不虛，  
不殺我酒興如狂如癲，  
就是幾包花生之微賤，  
終勝魚肉薰薰之美味。

酒杯連連舉向嘴邊，  
雙唇微顫一盡而顧影悲哀：  
影呀，人間太是荒涼寂寞，  
那兒是同情的歌聲慷慨？

我沒有如火一般的勇氣，  
當生命之漿未盡乾時而逃，  
逃向那兒理想的美麗仙郊，  
累你同我癡醉這里。

我記得太白酒中號仙，  
他乃有詩才浩然如潑；  
我縱沒有他之詩才浩然，  
也願學醉於這兒酒店。

我願立刻醉去頹然倒跌，  
急舉酒一杯，加濃一分醉意，  
啊，假使我醉死這里，  
那末，就葬我於這兒酒店！

葬我於這兒酒店裏，  
看橙黃燭火搖搖如吊，  
有甘醇酒氣陣陣如祭，  
就不到理想的美麗仙郊也好！

我願立刻醉去，我願立刻醉去！  
盡酒杯杯如漏，強增醉意濃酣！  
太覺人影與燭火之單調難堪，  
捲起窗簾引進涼天麗月如水。

窗簾捲起，一陣風兒侵進，  
立刻燭火撲的一搖而熄！  
我移樽於窗前坐定，  
猶對月連連舉杯不息！

## 遇   見

我何想遇你於虎邱山巔，  
憑添我心愁抑鬱難堪？  
你該知，我心早如春水恬靜，  
再不為你興波作浪——憂思；  
如今你却又如強盜般的闖進，  
咳，我心又如何的振蕩起來——  
久不流的眼淚一朝又滴！

我顛賴的芳心裏的『愛，』  
在冷月清明冷露輕降之夜，  
已把牠葬於你的巷裏！  
我是如何的愛你呀，  
但我還未對你說起，  
你已把我拒絕了。  
我的『愛』呀，要向何處投落？



我那手裏的欣然上山來時  
採摘的一束花朶，  
花上有無限的詩意愉快，  
想回來了，把牠傾在紙上，  
但見了你，却為愁悲所奪！  
索性我想把花束贈你，  
那知我又沒有這勇氣！

帶上山來的熱烈愉快，  
却化成了意味淒涼，  
雖山上的遊人踟躕，  
而我却如不見一樣，  
祇苦苦的想：  
『假使我撲下山去死了，  
她要來望我一望？』

遇見了，你是一瞥而走開，  
而我也如負傷的野鹿一樣，  
倉惶的走了回來；  
咳，假使那時天墮地裂，  
我和你同葬一堆，  
何用我後來的悲愁；  
寫這一首哀傷的遇見！

——寒食節——

## 晚 晴

天底湖平如鏡，湖上藍天新晴；  
天上流雲悠輕，湖裏流雲悠輕。

湖濱的小草含悲儘低首潑泣：  
淚珠宛若朝露，粒粒向下墜滴。

葉底黑影漸漸爬上小草之頂，  
小草恐怖而戰慄，知夜已來臨。

渡來晚風新寒，湖裏悠悠波上；  
我覺慄慄難安，繞湖蹀躞踉跟！

望遠樹含煙移目到落日西天，  
天邊火雲塊塊，宛如爐中火焰。

火雲上幾縷疏淡的雲絲如煙，  
乃是雨意未休，來和晴意接戰。

一會大展着青絲綴織的夜色，  
晴雨勝負未知，細尋藍天星白。

## 一 束 花 朶

我為紀念寒食遊山，  
在山上採了一束花朶。

從花束上摘了一張葉子，  
染綠了我的一隻衣角，

還拈了一片紫色花瓣，  
沾了我一片指甲。

這束花朶我還帶牠  
遇見我單戀的姑娘。

我寫了首哀傷的『遇見』  
牠就做了詩中的點綴。

我無權利把這束花朶贈那姑娘，  
歸來分贈我的幾個朋友；

還有幾朵奠了我哀傷之心，  
夾在幾本愛讀的詩集裏。

我把花朵贈了我的朋友，  
他們回贈我以美麗的詩句；

假使我贈了那個姑娘，  
她要回贈我以什麼？

——寒食節——



## Kun-Siu-Fang

今夜我又獨行在這小巷。  
那是已有不知多少次數，  
我獨自在這小巷徐步，  
當朦朧夜月照耀淒涼。

那怕這夜色是怎樣淒涼，  
我終不覺獨行小巷的心驚；  
因為我的步聲滴答在響，  
熱烈繁噪，叫破了小巷岑靜。

我彷彿像一個行乞窮僧：  
(步聲滴答好比木魚工——東！)  
要伊飲我一口愛露甘濃，  
托鉢那里懇懇誠誠！

我如行乞窮僧；惟這鉢裏，  
滿盛了熱烈而紅熾之『愛，』  
願伊即刻收着藏起！  
那末，這步聲又如號泣寒哀！

終於我是失敗歸來傷心低首！  
而這熱烈之『愛』已在小巷埋葬，  
即此白月蒼蒼而冷露輕降；  
因我不願把這無人收受之『愛』存留。

即此白月蒼蒼而冷露輕降，  
我把這無人收受的熱烈之愛埋葬小巷，  
不聞風聲柝速，也不聞夜鶯哀號，  
只那巷裏黑影幢幢把我圍包。

圍包我的黑影如要把我吞了。  
要是我不顧母親於我之重恩，  
我也早已葬於小巷，蓋着黑影；  
橫豎這世界盡是這般苦惱！

不，這世界盡是這般苦惱，  
而我不在生命未破之先遁逃，  
雖因母親之重恩遠棄不忍，  
却也為想望「愛」之有歸而無心！

把『愛』在小巷埋葬心暗神傷：  
『愛』呀，你莫怕這小巷淒涼而依戀！  
這小巷裏有伊在行動盤旋，  
那啻一個美麗的天堂輝煌！

就使夜有苦風淒雨來擾你安眠，  
你也莫恐怖而哭泣苦苦；  
你當知，這是上帝看你可憐  
送些涕泣之聲來慰吊你的獨孤。

『愛』呀，在這小巷裏安安下留，  
我的心裏已經給失望與悵惘代了你的  
位置！

且你也不願別的姑娘把你佔有，  
你當早把你的熱烈冷去！

我細把冷淚澆熄「愛」之熱烈而埋好，  
舉起脚步沉重而慢自歸來；  
一路看青色天上夜色駭隼，  
屢念『愛』之孤獨長眠而流淚滔滔！

失敗歸來瞑思小巷埋葬之『愛』，  
運筆如游龍傾寫我憂鬱心胸！  
後又把一紙憂鬱投擲火焰熊熊，  
更狂流清淚涓滴而入想癡呆：

倘使這小巷埋葬之『愛』，  
他日我再往訪牠於小巷，  
不知是因復活，還因愛傷？  
要是復活，我要如何愉快！

啊，啊，這小巷埋葬之『愛』，  
為伊無力的脚步輕踏細踐，  
那是何等榮幸，又何等難得！  
願他日也葬我於這小巷來！



## 母親頻來夢裏

母親頻來夢裏撫我，  
啊，縱使夢是一個美麗的幻景，  
我總能指出她手指的着處，  
在我散髮零披的額上；

母親頻來夢裏吻我，  
啊，縱使夢是一個美麗的幻景，  
我總會感覺母親的胎慰，  
當我把舌尖舐到唇邊；

母親頻來夢裏撫我吻我，  
總不含笑語我；祇淚光熠熠  
開啓她心靈的寶藏，迸出一個星花，  
繫以她的髮絲，掛在我的胸上。

星花有時會變成無涯的碧海，  
海濱有亂石磷磷，已給海水磨平；  
我無言坐定，看海天的鷗鳥篷帆，  
給碧海伸出長臂來擁抱。

星花有時會變成環形的虹橋，  
顯現於藍色的天邊，  
搭住了母親和我的眼睛；  
更搭住了我和母親的心。

這時我收取草中零零朝露，  
擊以我的想念，拋向天空，  
讓燕子橫過海去帶給母親，  
星花便如蜻蜓一樣飛去收那無邊的思想。

到那時我開開詩心憂鬱，  
憂鬱的詩句，張起強健的翅膀零飛；  
星花乃靜止於詩心之上，  
用牠快樂的舌頭掠去而調以愉悅之音。

夢後我曾採摘遍山的杜鵑花，  
扎成一個美麗的花座，  
奉我想念的母親：『母親收了你孩子之  
心。』  
那星花儼然母親，含笑於花座之上。

夢後我也沉迷過於想念的玉杯底裏，  
想望一望海濱的母親怎樣；  
但是那星花飛繞杯上告訴我：  
『從杯裏抬起你的頭來，孩子！』

縱使夢是一個美麗的幻景，  
我總當百撫胸前而迴思，  
胸上掛以髮絲繫住的星花  
是母親之心，貽我於夢裏。

百撫胸前而迴思夢境，  
夢境是有缺陷的安慰呀——  
夢後的心意雖淒苦，  
却給夢裏的慈愛的撫摸溫過。

母親吻我唇邊，給我無限慰安，  
而我究還是悵望着遙遙海天；  
啊，夢境是有缺陷的慰安；  
百撫胸前而迴思夢境時感得。

# 舟 中

——寄母親——

是搖籃的搖擺，為甚覺得難堪？  
是母親的睡歌，為甚如此惱人？  
啊，我憑舷冥想而掉淚了，  
我已離了母親，在渡海遠行！

天際白日照出我的影兒頗長；  
瀕頻海風吹得我的髮兒飄揚……  
母親，這日兒不是你別後憂鬱的眼波閃  
耀？  
這風兒又不是你別後的呼吸悲傷？

我在舟中不剪紙船一隻下海，  
祇低念『紙船』——不住的返復來往！  
母親，我如何願意離開你？  
但我却已離你而往向他鄉！

人世間本如這海兒一樣無涯渺茫，  
而人也有如這船兒在海裏飄蕩；  
不過我為我未知的幸命所纏，  
不得不如船兒樣離開此岸！



母親呀，我離你而往他鄉去了！  
雖我從此不在你的眼裏，  
却還深深的鑄在你的心裏！  
這樣呀，我當怎樣歡喜？

母親呀，我離你而往他鄉去了！  
雖我從此不在你身邊，不能見你，  
却還能在夢幻中見你！  
這樣呀，我當怎樣歡喜？

但是不知怎樣，我終是如此冥想：

『我為甚不變得像弟弟一樣幼小天真，  
和母親同住在光榮可愛的故鄉？』  
告訴我這是為的什麼，母親？

——於海上——

## 假使我死了

假使我死了，朋友，  
你來，來到海濱，  
我是在那里舒適長眠，  
雲被溫馨；沙褥滋潤！  
且浪花時時飛濺；  
是碧海使來慰淚柔溫；  
潮音悠悠唱起，  
是碧海使來挽歌淒清。

星夜深沉，我必坐在沙灘，  
細數藍天白星；  
而月夜清明，我必沉浮波心，  
捕捉白月的幽魂。  
但，假使夜是無星無月，  
祇風飛而雨傾，  
我乃携我燐光如燈，  
要橫奔海濱。

海上不是有落花來自山巔？  
我乃舣彼如船。  
也不是有蘆管來自上游？  
我要把彼當作笛兒噓吹。  
有時我也把落花搬到我墓上，  
我的墓上是沒有花的呀！  
蘆管呢，我也要懸張虛空，  
我是愛聽天上的音樂。

我死了呀，朋友，  
我是在海濱！  
我不擁花的芬芳而睡；  
但是貝殼晶明，  
却晶明到我夢境！  
朋友，我假使死了，  
你來，來到海濱，  
可在我墓上拾片貝殼。

## 花 前

——寄故鄉——

詩意催人起，  
挾卷尋吟來；  
草色齊腰綠，  
花朶不見開。  
為此心寄蝶，  
臨風尋花枝；  
風自花上來，  
花香染風翅。

花枝雖未空，  
花片著地紅！  
檢起一片來，  
轉覺鄉心哀——  
離鄉將半載，  
歸鄉惟夢裏；  
不知鄉花開，  
也曉鄉花飛？



## 月 下 悲 歌

清冷白月流瀉光波閃耀，  
我獨自披着揚飄之衣輕輕，  
精心細胆的如怕踏碎月影，  
跑向這兒的冷靜荒郊。

來這兒不携清酒盈樽，  
對月連連傾飲豪爽；  
倒一腔纏綿悵惘之詩情，  
使我月下幾翻癡狂！

我在這冷靜荒郊，徘徊翹望，  
這悵惘詩情如月色蕩漾——  
當仰望白月嵌在深青的天上，  
或俯對我可怕的影兒頽唐。

咳，人間是如何苦惱！  
我幾次恐怖而想要遁逃，  
但我有如一隻囚籠之鳥，  
終未能脫這四圍籠牢。

我也幾次在這籠裏狂飲，  
求一醉死了，解脫人間苦惱，  
翱翔於苦惱人間外之仙郊，  
但也終未能醉到死之國境。

現在這兒幽靜清爽，  
雖不是我常幻的理想之郊，  
也莫如那美麗的天堂輝煌，  
却也忘却了人間的苦惱！

我再也不願別的，只願這長夜不旦，  
好讓我獨在衆夢之外過個安寧；  
並借這清澈的明月如燈，  
把我生命的書兒頁頁掀翻。

## 自 慰

昨夜我置身夢裏，  
你取去了我心上的你的芳名，  
使我永遠不能再想起你，  
我乃哭泣如失了母親；  
但醒來却還能再把芳名喊起。

又一夢裏我也哭泣，  
我已忘記了你的芳名，  
再也尋不出你芳名的一筆，  
深深地留下在我心；  
但醒來却還能記你芳名如前。

我將不會重在你心裏浮出，  
你已將你的情愛向別方搬移！  
但我並不為此過分憂傷哭泣，  
你的芳名在我心裏，  
將永遠不會磨滅！

到死我還能喊出你的芳名；  
且死了，你的芳名也就隨我心化而為泥！  
我並不憂傷哭泣過分，  
雖你置我於失意之地——  
你的芳名總不會飛去自我心

